

首位获得沃尔夫奖艺术类奖项的中国人徐甜甜——“建筑针灸师”，在浙江乡村扎针

■ 本报记者 吴柯沁 黄彦
通讯员 汪峰立

黑帽子、蓝衬衫、灰色速干长裤和运动鞋——一套适合爬山的装扮。徐甜甜步子很快，在温州雁荡山调研的两天里，我大多数时候看到的是她的背影。

从大龙湫到石门村，再到雁湖岗，这位全球顶尖建筑设计师、世界级奖项得主 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。

今年3月，她刚斩获2025年度沃尔夫奖。该奖由沃尔夫基金会颁发，旨在表彰对人类科学与艺术文明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，是世界最高成就奖之一。此前，袁隆平因杂交水稻研究于2004年获得沃尔夫奖科学类奖项。

作为首位获得沃尔夫奖艺术类奖项的中国人，她获得的颁奖词是“通过‘建筑针灸’策略，摒弃大规模干预，精准介入，整合本地材料与技艺，优先考虑集体性和公共空间，推动了以融合性和可持续性为核心的乡村转型”。

1975年出生的徐甜甜，成长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一座红砖大厝，祖辈曾留学海外。她因成绩优异两次跳级，16岁保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，后赴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取得城市设计建筑学硕士学位。2004年，徐甜甜放弃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事务所之一——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(OMA)的工作，回到北京创办DnA建筑事务所。

过去十多年，徐甜甜的建筑实践多扎根于中国乡村，尤其是浙江丽水。如今，徐甜甜接到的邀约遍布国内外，却仍钟情浙江。最近，她接手的项目是温州雁湖岗生态博物馆群落，其中重要一环是在雁湖岗设计缆车点位和路线。调研途中，她常常把视野拉回到熟悉的地方：走到石门村时，她提起松阳的古村落；站在雁湖岗的岩壁上，又谈到缙云的石宕……

每片木板必须分毫不差

徐甜甜在丽水介入的第一个村庄，是松阳县四都乡的平田村。2014年，平田村入选第三批国家传统村落名录。与许多著名古村落不同，平田村规模小，建筑朴实，方形夯土房阶梯式分布在海拔610米的半山腰，一年有200来天被云雾笼罩。

当年4月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罗德胤来松阳做乡村建筑改造，并带上一个“建筑专家团”，包括许懋彦、何威、王维仁、徐甜甜等多位知名建筑师。

那是徐甜甜第一次来到平田村。那天徐甜甜没见着云海，倒是对待改造的破房子印象很深——尤其村口的那几幢，最狭小、最破败。进屋一看，原本是猪圈牛棚的一层，一根顶梁柱已经歪斜四十五度，二层的墙塌了一半，地上积着灰土，到处是木条和碎石。

“这是最开始建的几幢房子，那时穷，木料用的是最细的。后面建的房子稍微好一点，还修了祠堂。”面对专家团，村民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。

那瞬间，徐甜甜忽然被“击中”了。平田村活生生的历史似乎在眼前铺开：两三百年前，几户人家拓荒至此，看这里有水源、平地，可以劳作，便盖起了黄泥房。一代代人生活在这里，房子就沿着山坡往上长，形成现存的村庄群落。

徐甜甜敏锐意识到，这恰恰是高速发展的城市社区失去的东西。就像北京最繁华的三里屯，从城东驿铺到时尚商圈，新的生机持续注入，旧的建筑却被反复淹没。

眼前这几幢破得不像样的房子，在徐甜甜心里突然“高大上”起来。这是第一批扎根此处的村民最早的家，是平田村历史的肌理。

专家团各“领”了几幢破房子做民宿或餐厅，徐甜甜则看中村口最破这三幢。它们本就是“历史的展品”，徐甜甜想用展示平田农耕文化的历史，做农耕博物馆和手工作坊。

彼时，松阳正在推动古村落保护和利用，不做大规模改造，这和徐甜甜的理念不谋而合。不仅如此，徐甜甜还表示，要用当地的材料、建筑方式建造，于是县里特意邀请了当地技能水平很高的吴炳松带领的施工团队。

吴炳松从松阳县玉岩镇周安村赶来，盘了近两小时山路，到平田村村口下车一看，要改造的竟然是三个“猪栏牛棚”！而徐甜甜所说的艺术设计，在十八岁就开始做匠活的吴炳松经验中，全是“根本落地不了”的想法。他没忍住翻了个白眼。

2014年10月26日，平田村农耕博物馆和手工作坊正式开工，计划工期三个月。施工过程中，两人的观念也时有冲突。

农耕博物馆需要打通两幢房，在连接处的过道，徐甜甜有个奇妙构想。通过一连串有纵深感的门形木条，将视线



缙云岩宕书房。

受访者供图

引向一扇琴条般窄长的窗。窗外，层层叠叠的瓦片屋顶和梯田跃入窗框，自成画作。抬头，明瓦外是蓝天白云或夜幕星空，在极致的规整中实现与天地自然的链接。

徐甜甜要求严苛，每一片木板必须笔直，大小、位置也得分毫不差，不然就重做。但在当时的吴炳松看来，房子修好、好用就可以了，干嘛做得那么精细呢？头顶的明瓦反反复复拆了三次，吴炳松气得“斧头都想扔掉”。

工期一延再延，吴炳松只能憋着气想办法。想让木头不变形，就得找自然生长着就笔直的树，沿着特定截面切，关键位置打钉子固定。“原来都是可以做到的。”吴炳松后来回想。

半年后，农耕博物馆和手工作坊基本框架落成。吴炳松在过道上看了好一会儿，外头的蓝天、白云、青瓦、云雾好像都“进来了”，吴炳松形容不出那是种什么感觉，“躺在这里就像睡在飞机上。”吴炳松心想，值了。

建筑专家团的作品组成“云上平田”民宿综合体，由杭州返乡青年叶大宝于2015年正式运营，至今仍是松阳代表性民宿品牌。农耕博物馆和手工作坊，成为支撑民宿开发的文化配套，并在2015年11月被住建部授予田园建筑“一等优秀作品”。

在松阳，徐甜甜第一次深入接触中国乡村的具体形态。“松阳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开始，我开始真正理解乡村、理解建筑学、理解人。”徐甜甜说。

针针落在“穴位”上

徐甜甜通过平田村农耕博物馆及手工作坊、大木山茶园竹亭等一系列微干预、在地性、小体量的点式设计，探索出改造松阳传统村落的可持续方式。此后，徐甜甜和松阳开展系统性合作。

对徐甜甜来说，她是为那些被“击中”的瞬间留下的。2015年春节前，徐甜甜走进樟溪乡兴村村，她记得，那时整个村的空气里都充满了香甜。

兴村村自古盛产红糖，熬制技艺传承百年，是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站在待改造的脏乱差小作坊里，徐甜甜却被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深深打动：大锅里的糖汁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，熬糖师傅提着大锅铲搅拌，颇为自豪地讲述怎样熬出质地松软、香甜可口的红糖。

这和过往的建筑学习经历太不一样了，徐甜甜想。

无论在清华还是哈佛，课堂上更多是用图纸和模型去推演空间逻辑，强调建筑的形式。比如中国传统民居的徽派宅院，或意大利的古罗马广场，那是一种相对静止的“完成态”。

可是，在浙西南的山村，无论代代修建的夯土房，还是相传百年的熬糖手艺，尤其是“人”的介入，让徐甜甜突然意识到，建筑并非是静态成果，而是在时间中缓慢生长、被生活不断塑造的动态存在。

每个建筑都是在解读并转译独特的一方水土、人间烟火。——徐甜甜

人物名片

徐甜甜，福建莆田人，DnA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与主持建筑师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，2022年入选美国建筑师协会国际荣誉院士，2024年入选德国艺术院院士。她的建筑实践致力于乡村振兴，以“建筑针灸”介入激活乡村文化、农耕产业、旅游经济等综合发展。



徐甜甜(右)在温州雁荡山调研。

本报记者 吴柯沁 摄

“任何人到兴村村来，或许都会被这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打动。”徐甜甜说。

她因此将红糖工坊加工区的墙体打造成透明参观长廊，让生产现场如同一座开放的戏剧表演舞台。受村中白描文化墙启发，她又请人在长廊上绘制红糖制作流程的白描图，营造出一层幕布般的视觉错觉。劳作的师傅、画中的工序与外部的甘蔗林交叠其间，构成一幅鲜活乡村长卷。

自2016年10月底投入使用以来，几乎每年11月至次年1月的红糖季，上万游客涌入红糖工坊参观，沉浸式体验古法红糖技艺。

“村里从没有这么热闹过，黄头发的、红头发的，全世界的人都来看。”兴村村熬糖技艺带头人、今年58岁的王卫星咧着嘴笑，“湖南郴州、湖北黄冈、江西龙虎山都有人跑来学，回去也建了个差不多的。”

在村里的推动下，红糖工坊改良工艺并实现组织化管理，红糖的品质和产量双双提升，售价也从每斤8元涨到25元。红糖季期间，6个灶台、36口锅日夜轮转，一天能出6800多斤红糖。

当熟练的熬糖师傅月入过万元，不少年轻人也开始回村学艺。红糖工坊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约10万元，村民年增收超过200万元。农闲时，红糖工坊又化作“文化礼堂”，村民们在这里休憩、参加展销会、看木偶戏和周末电影。

这一切，让徐甜甜对“建筑介入”有了新的理解。她意识到，建筑介入的“点”，更像针灸的“穴位”，需要贴近社

基层，在有机整体中“把脉”，从当地历史文化、社会经济、生产生活等若干条交错脉络中寻找到关键问题，解决它，产生多重效益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“建筑针灸”的概念被正式提出——通过最小干预的、精准的点式介入，激活乡村经济、社会与文化的内生动力。

“穴位”在何处？徐甜甜说，在村民的集体记忆中。

蔡宅村人对她说，我们的豆腐做得最好，手艺传承了三四百年；山头村人说，我们酿的米酒最好喝，因为村里的井出水甜；王村人讲，我们出了个了不起的王景，曾参与过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；茶排村人则带她看村里几十幢清代院落式大宅……徐甜甜的“建筑针灸”，针针落在村民最引以为傲的地方：豆腐工坊、白老酒工坊、王景纪念馆、契约博物馆因此建成。

徐甜甜从没想到，在松阳这一干，就是八年。从2014年到2022年，徐甜甜往返北京与丽水上百次，在松阳留下20余个小而美的乡村公共空间。其间，不乏外地项目邀约，但徐甜甜还是决定留下来。

也正是在松阳，“建筑针灸”理念在实践中愈发成熟。以最小干预激活乡村整体活力，构建起区域内的文化经济循环系统，以主动介入的社会设计方式，促进乡村机制改革，改变人们对乡村的价值判断。2018年，徐甜甜把“松阳故事”带进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展馆、柏林Aedes建筑论坛。2019年，联合国人居署将松阳项目列为城乡联系



徐甜甜在松阳平田村做调研。

通讯员 叶大宝 摄

发展的全球示范案例。

挑战不可思议的改造项目

如果说，松阳项目令徐甜甜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，那么，缙云石宕的改造则是徐甜甜在乡村设计上的又一次“突围”。沃尔夫奖颁奖词提到：“她最具震撼力的乡村项目，或许是对缙云县九处废弃石宕的精巧改造。这些石宕被转化为兼具环境敏感性与公共属性的独特空间，不仅激活了区域发展，也重现了当地重要的文化与经济历史。”

对建筑师而言，“盖房子”是再熟悉不过的事，但缙云石宕改造却完全不同。它原是废弃采石场，不属于常规建筑项目，而是一个被遗忘的工业伤痕的再利用尝试。

“我们之前和不少全国顶尖的乡村建筑师洽谈过，但大多方案倾向于大拆大建。”时任缙云县仙都管委会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胡雄俊说，“直到2021年，徐甜甜提出用‘建筑针灸’的方式进行微改造，保留原有的采石文化痕迹，想法很新颖，对环境的影响还小，我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了”。

“真正的建筑师是采石工人。”在徐甜甜的理念中，石宕本身就是建筑。她无需“平地起高楼”，只是站在“采石工人的肩膀上”。比如，回音效果好的9号石宕，被设计成“不插电”的音乐厅，铁楔子钻入岩壁留下的采石痕迹，则成了天然“墙纸”。

采石“伤疤”换了面貌示人。2022年4月，缙云首批开放的8号、9号、10号石宕，分别以岩宕书房、岩宕音乐厅和采石文化户外展厅呈现。

如今，本地咖啡店入驻岩宕书房，若干演出走进岩宕音乐厅，缙云石宕成了“网红打卡点”。迪奥大地晚宴、法国人头马酒庄的300周年等多个高端品牌活动也在此举办。

缙云石宕大受关注后，来自福建、贵州等全国各地20余个废弃石矿相关方纷纷向徐甜甜发来邀约，她最终决定改造“最有挑战性”的台州黄岩石窟。

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台州黄岩石窟，地下矿坑高差可达数十米。和拥有独立岩体的缙云石宕相比，黄岩石窟不仅体量大，结构也错综复杂，“3D扫描出的结构图看上去简直像外星生物。”徐甜甜打趣道。构思期间，她连吃饭时都抱着笔记本电脑反复看，直到对水上水下的每个石窟结构烂熟于心。

今年1月，历经15个月的改造，黄岩石窟开门迎客，以“千年采石遗迹+当代艺术重生”的差异化定位一跃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，开业半年吸引游客35万人。

石宕改造，成了中国乡村建筑突围的新符号。

在美国纽约和法国波尔多，徐甜甜

向建筑界同行分享了石宕改造实践。两地有听众不约而同质疑，“这种理念在我们这里实现不了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”对他们来说，这种改造几乎是不可思议的——不是因为技术复杂，而是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和 社会协作。

“建筑师永远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作品。”徐甜甜对我说，“每个项目，当地都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在保护生态、尊重传统文化方面，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。或许，这也是我仍然持续在浙江做项目的原因之一。”

今年夏天，徐甜甜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温州雁荡山。

在这样一个大尺度、大场景的国家5A级景区、世界地质公园做微改造，徐甜甜也是第一次，“雁荡山的磅礴气势和文化底蕴令人震撼，我在思考，建筑该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。”

临近傍晚，我们爬上海拔624米的五马尖。这是雁荡山最迷人的地方之一，面前是山，身后是海，安静得只剩风声和蝉鸣。徐甜甜在满地泥巴碎石中挑了块大石头坐下，山风将她的发丝吹至耳侧，我问她在想什么。

“或许当年徐霞客走过这里，也是这么爬上来的，”徐甜甜说，“我感到一种时空的压缩，人类在自然面前多么渺小，我好像融入了自然。”

对面的芙蓉峰上，观音岩时隐时现，云雾缭绕，正如她无数次在平田村看到的那样。

记者手记

“建”与“见”

■ 吴柯沁

我自诩是个健身爱好者，可跟着徐甜甜在雁荡山调研时，我很快就“败下阵来”。山路陡，太阳毒，才走一会儿，汗水就顺着脊背往下淌，衣服湿得能拧出一斤水。我气喘吁吁，总觉得下一秒就要掉队。所以，整个爬山过程中，我看得最多的是徐甜甜的背影。

同行的叶火军，是徐甜甜工作室的项目技术顾问。与我不同，他神态轻松，步履轻盈。我忍不住问：“你们经常要这样‘折腾’吗？”他笑着回答：“这是常态。基本上每个项目的调研，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这还算轻松的。”他告诉我，徐甜甜上次来雁荡山，上山下山足足走了七个小时。

没想到，建筑设计还是个体力活。

爬山途中，徐甜甜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——“这里太美了。”她说得很真诚，连尾音都微微上扬，特别有感染力。于是我也忍不住多看两眼：山水、劳作的人们、看似破破烂烂的房子……似乎经她一提醒，这些我原本觉得平常的景象，好像确实有些不一样的美感。

国际知名建筑评论家弗拉基米尔·贝洛戈罗夫斯基(Vladimir Belogolovsky)曾表示，徐甜甜的每个项目都别具一格，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共性，构思与细部处理也很难找到重复的手法。

我想，大概是因为她并不执着于某种属于自己建筑风格，而是想把那些原本就存在的美，以属于它们的方式呈现出来吧。

在缙云石宕的“岩宕书房”，有段通往书房的阶梯，新修部分和原本的采石痕迹完全平行。大多数人走上去可能都不会注意，但正是这样的细节，让新旧衔接得自然、和谐。

这是在“建”，建新的石梯。也是在“见”，见山石的记忆。



红糖工坊。

受访者供图